课堂随笔心得

关于孝道之实质与穆勒老师商榷

昨天听穆勒老师讲课，就知道西方哲学之一大陷阱存焉，故其心思在逻辑分析处盘旋，察一羽而失全貌，难自知也。 此一关于孝之探讨，当从一观念之正名开始，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个观念就是所谓哲学，众所周知，哲学这个观念最初原本是从希腊古语"爱智慧"迩来，其后逐步形成具体概念在西方的学统中运用。而所谓爱智慧的最初意义，是对此世界的最高善做一永恒的向往，而此世界之最高善究竟不是由人可以现实完成的，所以只可有一永恒之向往。这个哲学概念的基本背景还是宗教性的，或者说是具有神性的，超绝性的，一多二元的。这里的关键词是智慧，东西方对于智慧这个词的感受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那么在中国什么是智慧呢？这不是一个推出去的，可以走向形上的或者抽象的绝对概念，在中国，智慧是当下的，具有随时可以有人生诸事上高度洞见性的弹性观念。请注意洞见这个词汇，因为在西方洞见的来源和东方对于洞见的来源不是一个出处。在东方或者具体说在中国，洞见是一种直觉的敏锐的，对于天地宇宙的一体而产生的重要感应，洞见是一种天地和我一如的智的直觉，而不一定是感触直觉或知识经验的累积。 那么，智慧也是人人心中本具的，他也有对于善的永恒向往，但是它是个内在的动力是人自己的良知，他对于善的体认是不分高低上下的，而是一体的当下的圆善的观念，老实讲，在西方哲学而言，尚未进步到对圆善，即一多不分的哲学系统之圆成实证，请注意中国哲学始终是个实证而不只是抽象探讨的理论。以现在中国人被严重西化的情形，穆勒老师的理论会有相当的迷惑性，但是在实证面前依旧是不堪一击的。 虽然讨论起来有其抽象与周折，在中国人的眼里孝顺乃是天经地义不容探讨的，这里的不容置疑，是来源于内心深处的洞见与良知，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顺成，并非来源于上帝，或外在的政治洗脑，孝道是中国式的对于人生价值的智慧洞见，而不是一个被分析的观念，有人可能具有类似宗教的超越性的情怀来谈论这个孝道，比如昨天穆勒老师举的那三个例子，但他们的处世处事原则的根源依旧是人人本具，可以逆觉体证的良知。很多人浮浅的把孟子的性善论认为是善恶对立的那种善的不稳定的观念。其实此善非彼善，孟子谈性善是从善的根源处说善，什么叫善的根源处呢？就是能知是知非的那个知处，乍见孺子将入于井，必生怵惕恻隐之心的乍与必这二字中证的消息。此善是超越一切是非善恶的性体心体，这个超越也是道家所讲的无为，自然。无条件的善之在其自己的命令，在康德叫自由意志的必要设准，在西方人讲到是个设准就不错了，再推就还是上帝了，在中国这个不用推到外面，也无所谓内外，宇宙也是与我一体的，不是上帝在我心间，而是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这个话来自著名的儒家心学大师陆象山先生，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才十多岁很年轻，这就叫人生的智慧的洞见！用另外一个同时期的儒家理学大师的话说，叫统体一太极，物物一太极。用安老师田老师的话头就是一多不分😊。

老实讲，我们中国人处理一个问题或面对整体的人生，不是一个抽象分析的态度，而是把无条件的善意诚意良知，放在一切具体实际当中，动态的，实际的权衡利弊把握重点并且尽量避免以偏盖全。中国有很多老生长谈，莫将等闲得，便作等闲看。比如孝道，他有类宗教的超越情怀，却落在现实的人生与人心，当下具体的每个念头和行动中，并不推出去。而且中国每一种学问和重要观念，都有此内在的超越性，以及无数具体的证悟做现实可行的例证。所以中国人的孝顺父母长辈，不是一个政治或宗教的外在的戒律与约束，而是来自于内在的性善，来源于人性中最自然平正，圆满光明的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而不来源于人性的动物性复杂性。在中国人看人性，是从人与禽兽者几希这里看人性，不是不知道人性有阴暗面有动物性那一面，但那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核心最本质的，在西方始终这个人性的根性不能确立，所以不能立人之极，只好依托于宗教，其实人最后还是不能悖离自己的特性，哪怕做坏事，也要找个好借口。西方也渐渐从神权时代觉醒而进入科学时代，很可惜还有很多后遗症，其中还有因为近二三百年的物质文明发达而产生的一种骄慢，一种盲目的自信，当然也有很多清醒的智者，所以转向东方，但其中很多的顾虑纠结，就在于对哲学对智慧的感应不同。一多二元并非过错，而是不够究竟不够彻底。一多二元是一种观解理性的思维模式，随便举个例子，比如终极这个词，在中国就说哪里有终极，只有物极必反，循环往复，有无相生。穆勒老师在潜意识中靠近道家，其实正是因为道家就是这样一种作用的哲学，道家的理论哲学性强，在儒家那是实证的，懂的就说一下，不懂说了也没用，西方人是靠理解来了解这个世界的，中国人却偏重在对于智慧的洞见与觉悟。

昨天的那三个例子，（大舜，郭巨，武松的故事）依上所述从正面也可讲出来合理性，但不是穆勒老师这种角度心态，而是因人因时因地的不同，随时调润之。在漫长的历史现实中，当中国很早摆脱政教合一的非理性时代，绝大多数时间无论哪方面都处于巅峰时，其各种实际生活的优雅从容，文化教养充分合理的时代，民风之厚道淳朴，今天的人只能在历史的记载上，以管窥豹略知一二。每个时代都有其需要进步的地方，中华文明古国的孝道，也并不会因为进入人工智能化时代而失去其意义，因其本于人心人性，本于现实人生的需要润泽，而不是本于理论教条。依照西方文化哲学的特质，西方是必然会转向东方的，否则就是死路一条，因为不通达圆融，不通畅，割裂感强，人与人看似有理性，骨子里确是趋向于孤独冰冷的，因为把心性最关键那部分推出去了，我们把他们称作以天为父的系统，我们中国人是以父母祖先为天地的系统，这是个非系统相的系统，是个内在紧密链接，情理法交融流动的社会，但我们对父母祖先并非是宗教中对神的崇拜，我们讲义气，我们有骨气，我们尊师重道，我们孝敬父母长辈，我们现在认识西方的长处，随时随地学习西方的客观理性，但我们依旧不能丢失那个内在圆融贴切的生命的学问和实证系统，我们的问题不在于我们不够理性不够科学，而是近百年来的文化自信丧失，来源于和祖先智慧的隔绝，当下之中国，不是孝道昌明，而愚忠愚孝固板胶着的中国，而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传统文化严重流失，数典忘祖崇洋媚外之风盛行之中国。我们现在处理情理法之混乱，来源于我们对传统的严重割裂，甚至现在学习中国文化，也用学习西方知识科学的方式方法，这无异于南辕北辙，无异于是用练拳击的方式打太极，用做披萨的方式包饺子，其谬之深，社会上一般人心之肤浅功利，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物极必反的地步。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否极泰来不是等待来的，我们学习西方，心灵却要随时保持一种架构的清醒，这也是一种觉悟。包括我现在的解析方式其实对于东西会通依旧是无力的，有智慧的中国人随时会用现实去矫正理论，用良知指导现实。但我们所做所说所写，也不是全没有意义，正如孟子所言，我们要知言，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

我们不用再说幼稚的精华与糟粕并行论，真正中国人太极式的思维模式，是动态的，一体的全方位的，精华用不好也是糟粕，糟粕可能你看错了，恰恰也是精华。化腐朽为神奇是中华文明的一大特质，其理事无碍，圆善证成，这个责任我看在中国人自己，我们学他们是比较容易的，知识的学问都可以按部就班由浅入深，智慧的学问，生命的学问是不容易的。

伯毅感触之

一多不分 吉祥自在

从山东曲阜儒学研究院，安乐哲教授一多不分之比较哲学系列课程学习回来，因为安教授和田教授有要求要写一篇心得出来，故我结合自己的工作说说关于比较哲学之具体运用，与读经教育理念与实践的一些想法。

学习如果没有明确的理论，往往是难以达到系统化和深度，但如果只是停留在抽象的理论层，也很容易陷入二元对立的思维。正如安乐哲教授和田辰山教授指出的那样，我们的世界现在是一个并未真正国际化而是被过度西化的世界。中国虽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越来越强大起来，但在文化自信上，整个社会各个阶层的综合状况，国民精神领域还是处在一个面向西方，甚至依旧是个跪着的姿态，还有一部分人很容易变成另一个极端变成新时代的义和团式的自大样式。这说明文化自觉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而时代给我们的时间却是相当紧迫的。在这种紧迫的气氛和比较容易走极端的交相叠压之下，要保持中正平和的不急不躁的心灵，更加的重要。中国要走习近平总书记说的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的路，文化自觉是一大关键。而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实现中国梦之国家理想，我们思考关键也有两个，一个是儿童读经必须要普及化，一个是成人读经，家风建设也在此落实，成人读论语一百要深入人心;而推广传播，尤其是在此信息时代，乃至人工智能化时代来临之际，东西文化差异性要先强调推显出来，只笼统的讲和而不同，求同存异还不够，要把实际的差异性先看清楚，再讲可以融通会通的地方，不能泛泛讲中西文化的会通和交流。这里安教授这个体系的，以一多不分为其要点的比较哲学，在成人的互动和了解以及相关的文化培训和学习方面，有其明显的时代需求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严格来讲真正准确意义的翻译交流，乃至中英文语言的互相学习上，也随时需要这个架构理性来提点纲要。我们倡导东西各自读诵东西经典，也倡导要用对方真正有文化价值含义的经典契入了解学习彼此，这点安教授与田教授与我们读经教育也有不解之缘，他们也特别乐意推动读经教育之普及。

西方一多二元对立的架构，形而上之超绝与形而下之单线独立，原本也有其人性的渊源，在哲学与文化上也有相当的合理性，而中国自古以来一多不分的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之大背景，也绝非朝夕而立。对于中国人，有些观念概念的分别是不清晰的，但是因为生活的氛围习惯和看不见摸不着却依旧保持活力的文化底蕴在，所以百姓日用而不知，正所谓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那么运用比较哲学的思路和框架使东西方都走出自己的庐山，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态度走入对方当中去，深化东西文化思想的交流，消转各种信息沟通渠道的不稳定不顺畅不对称，也算是解决一些燃眉之急。

我们做读经教育的，本来就是以开启人性，开启人类理性之完整性为目的，而做具体的教学实践和理念宣导。在学习比较哲学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当今之中国被西化程度已经很高，但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我们的头脑和思路还是有一个基本方式默运自行。读经人是很容易被点燃和保持文化自觉与自信的，仁以为己任，如果通过对比较哲学之了解，掌握这个后现代之架构理性之工具，对随时反思和厘清自己二元对立式的惯性西化思维是有很多益处的。

因为一多二元主客对显，其实也出自人性中分别执着的本能，并非只是人的动物性，所以也是人性的内在需求之一，具有广度的普遍性，它的地基是人类的感触直觉。表现到宗教和学术以及文化大背景的形成上，进一步延伸成为逻辑、科学、民主、自由等就是现在风靡世界的西方化观念的由来，号称普世价值。那么中国的一多不分，统体一太极，物物一太极，阴阳互动，关系紧密，变化无穷易经式的思维结构模式，来源于人类智的直觉，我喜欢说这是一个东西的两头通，元亨利贞。这种思维方式不被思维本身所拘束，随时可以归元也随时有亨通变化，而且自然涵盖主客对立之二元性，涵盖却不被纠缠。重点在于这种觉悟，是可以利贞天下厚载万物，各遂其生而生，各本其分各尽其性的。这是高度的自由，没有个体概念过于放纵而失道丧德，或拘泥胶着纠结固蔽的思想作祟其中，是超越而不超绝的真自由。

读经界乃至各个行业我们都能强烈感受到各种西化思想对立思维模式给我们带来的伤害，其实如果把二元对立思维不要泛滥使用，而以一元开多元，那么西化就会变成化西，西方思想也是出自人性的内在需求，并不可怕，而且我们现在世界的很多便利好处也确实来自这种思维模式的确定性，所以真俗是不二的，不是要清除俗谛，而是要清晰其运用范畴，否则就又陷入对立其中了，俗谛也是谛，谛就有常理常道真理存焉，只是要用无执之真去化这个俗执之妄，去妄真自显，当下亦就是乾坤朗然，一念之转罢了。

所以真妄都可以当下流转提持，儒家之所以是儒家，毋意必固我，皆自明也的本分事，只是做回自我本分，便推扩的出天下太平。进德修业就是家常便饭，应当如何就如何，没有头上安头的那一套，虽有宗教超越之情怀，却无宗教性之绝对化之固执，虽有择善而固执可也之心，却当下归于天理良知之无执而取，自然其心灵，平实其生命，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不离不弃具体当下之生生活转之世界，自觉自律，顺畅天理天性，亦尽天伦人伦之常，洋洋乎皆自诚明，自明诚也。

山东之行后我没有立即返京而是去了趟文礼书院，向先生汇报了一下学习心得，季谦先生指点的重点有两个：其一，无论用何种形式讲儒家，乃至讲各家学问、讲道统，重点不在于讲学问的语言或文字形式是什么，不要因为害怕西化而排斥西方，乃至排斥西方的一些词汇和表达形式，因为学问和道的最重点是那个学问与道的本质是什么。我想确实如此，否则就变成了以前宋明儒尤其是朱熹先生排斥佛老的那一套，连禅佛一词都极避讳，那也还是没有真的知儒家之常理常道，天地之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有避讳就有挂碍之情，那么对道之自信其实已经就失去了。我们现在要以儒释道化西，但并不是忌谈西方的文体思维，只要宗骨安在，自觉是天理良知，何忌魂灵所系会被外境迷惑。其二，要真正运用比较哲学的工具，使东西方人文照面，而不陷溺在各说各话，或流于肤浅或陷在理路繁杂的现象问题里纠结，那么首先要把儒释道西的基本原理，各自的入路简要切实的讲清，这样比较哲学的长处会在现在的世界大放光明，使东西互不能了解者至少能面向对方文化文明时，保持具有同情平正的了解之心。

我们读经人，以不急不切绵绵密密的心法而熟悉运用此比较哲学，一多不分涵盖一多二元的架构理性，以一元带动多元的教学实践与宣导大略，必将可以使这个世界免除物交物则引之而以已的，人性不彰而沉沦向下的悲剧。我们要随时能反省自我被过度西化的部分，警惕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注意其运用的范畴在科学知识的学问。而进德修业的儒家，要挺立文化自觉，落实文化自信，当下就是功夫，当下亦是心体性体天理之所在，此种在，是一以贯之之在，是不落言栓之在，亦是无忌无违无执之在，是念兹在兹之在，亦是永在谦道之在，于我之在，文礼之在，天下之在，吉祥自在！